



子絕四的修持與體悟（上）

◎ 許筱君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出自《論語·子罕第九》，可說是學生對孔子日常待人處事、為學行道的觀察與讚嘆。賢者顏淵曾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而孔門十哲中擅於言語的子貢夫子也曾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因此，學生在「子絕四」章所傳達的，必定不會僅只是一般善人所說

的無私無我，而應是更深一層，對聖人境界及心性見地的仰望。

「子」當然是指孔聖人。「絕」有絕對戒除、無之盡者之意。我們常說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復聖顏淵之過在於尚會起心動念，而至聖孔子則連起心動念都不會犯過，如此，方可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到此境地才叫做「無之盡者」，也就是「絕」的真義。

那麼孔子所絕難道就只是這四件看似字意相似的「意、必、固、我」嗎？想必不只。因此，對於這段經文我們應從聖賢的高度及視野來加以體悟其內含的性理心法。

「毋」：(1) 無、沒有；(2) 勿、不要、表禁止。而後學的體悟即是「絕」的意思，因為很重要，所以重覆說了五遍。在一般學者的注釋裡，大都主張孔子絕其「意、必、固、我」，但賢人顏回亦能絕其意必固我。惟宋朝鄭汝諧的《論語意原》主張：「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毋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

「絕則化矣」，就是所謂的真空能生妙有；惟有無之盡後方能生萬法謂之化，就好似大捨方能大得的境界，而到此境界惟聖人能之，故惟有聖人能在絕其「意、必、固、我」的同時並絕其「毋」。

「毋意」，性——本體。如如不動：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明心見性；以無念為其工夫。

「意」，指意念、動機、思慮、心意，也就是心所起的念頭。

「毋意」，即是心念不妄動；也就是不妄加臆度、揣測事情，更不會讓思慮紛飛、心性動搖。能守住如如不動的本體，是孔子修養的關鍵所在。

聖賢明白心的本體是《中庸》所說的「性」，所謂「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中庸》；但一般人常起念而不能率性，故有喜怒哀樂等各種惱人情緒的纏擾。

有志於修行者，則能明白「心物自蔽，身物自染」《大學·呂祖補述》，所以，即使在燕居獨處時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在每一個起心動念上，自律甚嚴地狠下工夫，以達「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大學·呂祖補述》的內聖外王之功。

但孔夫子已達聖人之心性見地，能「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六祖壇經·般若品》，達到無念的工夫，也惟有讓心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才能感而遂通，從而明心見性，而不為意念所轉，謂之「毋意」。

《老前人心性嘉語》也說過：「在學、修、辦道的過程中，凡不關心性的身外事，應盡量放開，時時刻刻不離先天本心，後天因緣也只是酬酢應變而已啊！」不也證明了聖人所守住的乃是那如如不動的自性本體。

「毋必」，心——執中。允執厥中：來應去靜，隨緣放下，隨順自在，隨方解縛；以不偏為其工夫。

「必」，在後學的體悟即是「辟」

的意思，辟是偏頗不正、私心偏見，專橫武斷而不合中庸之道。

呂祖孚佑帝君於民國36年（1947）在乾元堂補述《大學》格致章中提到：「所謂致其知在格其物者，心有所貪慾而性辟焉。」此「辟」字即是思想偏頗，言行不端之意。指的是一旦貪求的慾望生起，心就偏頗不正，本性也無法止於至善寶地。

而在《大學》修齊章也提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此「辟」字同樣是指心有所偏，故不得其正之意。

「毋必」，即絕其偏頗不正；復歸於中道，能允執厥中。

聖賢仙佛有了無念的修持工夫後，面對一切外境的紛擾，就能守住中道，事來則應，事去則靜；隨緣放下，隨順自在；而在明心見性後，更如同不識字的六祖一般能隨緣方便，隨方解縛；絕不會有必定要如此的執念和作法，而能心如明鏡般了無罣礙。

曾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旅人的故事：連個「謝」字也沒有。

一個旅人在一條雨後暴漲的溪水旁看到一位老婆婆正為渡水而發愁。

他好心地問婆婆：「要我背您過河嗎？」

婆婆訝異地看著他，但一句話也沒說，只點點頭表示同意。

旅人用盡渾身氣力，終於背著婆婆渡過了溪水，結果婆婆居然連一個「謝」字也沒說就匆匆走了。累得要死的旅人有些懊悔，他覺得人與人之間出手相助雖不求回報，但也該有些助人為快樂之本的感動啊！而他連個「謝」字也沒得到。

哪知幾小時後，就在他於山區中寸步難行，還被蚊子、螞蟻咬得快變成豬頭時，一個年輕人追上了他。跟他說：「謝謝您幫了我的祖母，她要我帶些乾糧和藥物來，說您應該用得著。」說完並連同騎來的驢子也送給了旅人。

正當旅人千恩萬謝時，年輕人又說：「還有，我祖母是啞巴，她要我替她謝謝您！」（取自網路分享）

為什麼我們的心要守中而無念呢？因為當我們的心有所期待與執念時，不論是善念、惡念，事實上都已

非三輪體空，也都已偏頗不正了。武漢市《歸元禪寺》藏經閣的對聯提到：「見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就是要我們修道了無罣礙，讓我們的良知做主，守住中庸之道，可以做的就去做，做完了就放下，「無啥米代誌（台語，沒什麼事情之意）」，叫做「了了有何不了」，這才是真功實善。

「毋固」，身——無待。逍遙自在：心性通達，權衡變通，君子不器，無住無待；以無住為其工夫。

「固」有二意。(1) 拘泥不通；(2) 桎梏束縛。

拘泥不通：即固執成見，不能變通。如同《中庸》所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之意。也就是說本性被蒙蔽的愚昧人常喜歡自作聰明，而卑賤不得其位者又偏好自作主張，這都是因為固執自己既有的成見，而不能變通的原故。

桎梏束縛：因為有所依賴、束縛與執著，所以被設限、固定而無法開展，也就是有所待。「待」，有依靠外在的力量而不能自主逍遙的意涵。故「有待」是修道的絆腳石，猶如《莊子·內篇·逍遙遊》所說：「夫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也就是對於一個境界已達「清心寡欲，身輕無累」的有道之士來說，雖能御風而行，卻仍有待於風的力量。

「毋固」意指：(1) 不會固執成見，拘泥不通；(2) 沒有依賴、束縛與設限。

不會固執成見，拘泥不通：能權衡變通，心性通達。道場的前賢輩們常教導我們要聽命辦事，所謂「無命不自專，有命不違背」，這不僅是聽從天命、尊師重道的體現，亦是在訓練我們應有心性通達，權衡變通的修養工夫。

沒有依賴、束縛與設限：能無所住；也就是將「有待」化為修道的墊腳石後，能無所求於外在的力量與依靠，亦稱之為「無待」，也就是能得逍遙自在，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重點。

曾聽一位點傳師說過：「一貫道弟子不求外力的提拔來脫苦，但求自德，自性自度。」不求外力的提拔來脫苦，而是自性自度，就是「無待」的真意，是基礎忠恕道場不斷強調的「認理實修」，也是我們一貫道弟子的正確修辦理念。

對於孔聖人心性通達，能權衡變通的實例，在《論語·子罕》子絕四的前一章中即可一窺究竟。文中提到，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意思也就是孔子說：「用麻布做禮冠是合於禮制的；但現在都改用絲綢，較為儉約，我跟從大眾。在堂下拜見君主是合於禮制的規定；但現在都拜於堂上，顯得不恭而驕慢。雖然違逆大眾，我仍然拜於堂下。」

在孔門十哲中，優於文學的子夏夫子曾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論語·子張》何謂小道？一般解為小技小能；或囿於一端之說，如鄭玄曰：「如今諸子書者。」但就後學的體悟，小道亦指小成，即一時或局部的成就。在《莊子·內篇·齊物論》中提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意指大道被片面的效果、成就所隱蔽，言論被浮華的詞藻所遮掩。

所以，對於那些術流動靜、神通法術及異端邪說，亦可指稱為小道，這些小道一旦精熟，實有其吸引眾人的可觀之處，但對於超生了死的解脫之道，卻是滯泥不通；倘若溺而不返，

以致執末忘本，則小道妨大道，故修真行正的君子是有所不為的。

師母老大人曾慈示：「修道要認理歸真，不修人情道、沙盤道、顯化道、好奇道。」而香港寶光總壇陳宗蘭老前人亦說：「我們要修真理。對天機、顯化、沙盤、人情道等，不要修。強不知以為知，此乃大愚。本無事而生事，是謂薄福。」都在在證明小道雖有可觀，卻不得究竟。

因此，在基礎忠恕大德張老前人的高瞻遠矚下，才有了忠恕學院的創立，引領無數的道親們從三教經典中來認理實修，落實著真修實辦的精神。

由以上例證，足以證明儒家思想在進德修業上，能以大體為重、以大局為先，把格局放大、放遠，依著良心本性、仁義道德來活潑應事、權衡變通，而此「毋固」工夫的展現，就是其心性通達、圓融無礙的最好證明。

要知道，性、心、身是一個相互影響的整體，惟有心性通達的人，不會拘於小節，僵化不通。也惟有善用「毋固」的工夫來權衡變通，方能將福德轉為功德，以達到三輪體空的真功實善，而這正是「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宋史》的最佳展現。

所謂法無定法，暮鼓晨鐘是法，當頭棒喝亦是法；在處事情時，若有了必定要這樣、必定要那樣的自我設限，生命就充滿了桎梏與束縛，也就是有所待，有所依賴。

所以，「毋固」也是一種柔軟、獨立、有彈性的態度，為的是讓我們最終能無住、無待，以得其逍遙自在。

如同後學在忠恕學院高級部法施系的修學過程中，江永德點傳師常會提醒慣於背稿上台的講師們，應盡力脫離背稿的桎梏與束縛，讓這個「習以為常，成為慣性」的依賴，能在自我不斷努力與精進的過程中脫胎換骨，最終得以「心裡明白法自己生」，這也是所謂的「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篇》。

換句話說，我們的修學千萬不要像固定的容器般被限制束縛住了，一定要將這個有所待的絆腳石，努力化為墊腳石，以達到無待。

唐朝黃檗禪師說過：「不經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可見要想達到逍遙無待、無所依恃、無所住的境界，的確是須要真修實煉的工夫來不斷地淨化、昇華後，方能無限開展。

「毋我」——為公。公心一片：忠恕一貫，濟世度眾，捨己為人，天人合一；以大愛為其工夫。

「我」，是私己、我執，也就是自私自利、自以為是、自作聰明。民初學者王國維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文學理論叫《人間詞話》，當中提到：「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說明了當吾人以有我的立場來觀看所有的事物時，就像戴上有色眼鏡看世界，所有事物都染上了主觀的顏色。因此，當我們起心動念偏頗不正、固執不通且自私自利時，六道輪迴之門由此而開，故六祖說過：「有我罪即生。」《六祖壇經·機緣品》

「毋我」是不為私己，放下我執。要知「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德善章》，說明聖人順應天道自然，純然一片公心，為眾生著想，且進一步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再進一步來說，也惟有達到「毋我」智慧的最高境界，才能使我們不為生死迷茫，能將生死拉平，並勇於慈悲濟世，捨己為人。而此理，各教聖人的作法是「一」同的，一貫道道場的諸多前人輩們更是如此示現。

（續下期）